

漢大報 The Chinese Times

Established in 1907, is the oldest CHINESE NEWSPAPER in Vancouver.
Published every day except Sunday and holidays by
THE CHINESE FREEMASONS,
IN CANADA PUBLISHERS LIMITED

Fri., July. 31, 1964 (Vol. 26 No. 89 Page 1)

為研究人類征空科學一大成就 美太空船今晨成功降落月球

由七月廿八晚放射完成二十四萬餘里旅程，今晨已有照片傳達地面控制站……

(加州巴沙丹拿廿一日美聯社電)美國太空研究委員會於七月十八晚十二時五十分，在科州堅尼地海角放射太空船「漫遊者」第七號，重量八百零六磅，裝備攝影儀器，前往月球，經六十七小時廿五分鐘的時間，每小時約飛行五千八百里，完成二十四萬三千六百六十五里旅程，已於今晨上午六時廿分(雲高華時)到達月球表面，降落於雲海部分。

但在今晨接近月球時，即開始攝影月球表面的照片，傳達地面控制站，以供研究，幫助發展人類登陸月球的科學工程計劃。

據主持太空船工程師斯加美頓今晨在此間控制太空船的噴射推動力實驗室，在此間控制太空船的噴射推動力實驗室，對記者發表談話，謂此次試驗太空船登月球過程，可稱全部成功，亦為征空工程上的進步。

首先曾在距離月球一千三百里，開始攝影照片，轉達于實驗室，可以見月球表面的形狀，最後的照片，所包括的面積是由四千三百五十平方公里至三萬七千五百平方公里，此攝影片須要經過數周後再行公佈發表，以供參考。

在「一九五九年蘇聯發射」(舊曆廿三號)太空船，曾在距離四千公里攝得月球背面照片，傳達地下，以作研究。

但此次「漫遊者」第七號則較為清楚，對於太空科學的研究，有很大的裨助。

據美聯社電：在「一九五九年蘇聯發射」(舊曆廿三號)太空船，曾在距離四千公里攝得月球背面照片，傳達地下，以作研究。

據美聯社電：在「一九五九年蘇聯發射」(舊曆廿三號)太空船，曾在距離四千公里攝得月球背面照片，傳達地下，以作研究。

據美聯社電：在「一九五九年蘇聯發射」(舊曆廿三號)太空船，曾在距離四千公里攝得月球背面照片，傳達地下，以作研究。

對十九屆全加洪懇進一言

——洪門武備科林兆光——

孝滿

對我大憲餘萬之同胞，榮枯良榮，興衰成敗，國族安危，歷史當有重要地位。我洪門父老賢達，當開幕那天，各地代表相率領及僕領羣英，齊心一志，難道不能享受到國富民強，但願望後世子孫得以安居樂業。我們齊心一志，難道不能再造一個新的中國？有志者事竟成，祈我代表們和洪懇辦事諸公，不可不徘徊於不管不問之間，本身雖或不能享受到國富民強，但應作不必要之應酬，大眾得以安居樂業。我們齊心一志，難道不能再造一個新的中國？有志者事竟成，

，祈我代表們和洪懇辦事諸公，不可不徘徊於不管不問之間，本身雖或不能享受到國富民強，但應作不必要之應酬，大眾得以安居樂業。我們齊心一志，難道不能再造一個新的中國？有志者事竟成，

美國特使建議希臘塞島合併為一國

——洪門武備科林兆光——

美前總統法律顧問蘭特斯昨浮屍冰池

(紐約州夏利遜廿一日美聯社電)

三號太空船，曾在距離四千公里攝得月球背面照片，傳達地下，以作研究。

據美聯社電：在「一九五九年蘇聯發射」(舊曆廿三號)太空船，曾在距離四千公里攝得月球背面照片，傳達地下，以作研究。

</

台民航機死難家屬拒領賠償提控訴

(台北通訊)造成台灣空前未有之「空難」，在社會人心上引起了極大震驚。當初方始由公佈調查結果。

據「聯報」十八日社論稱：「民航空運公司C四十六、B九〇八號飛機失事真象，經過有關各方面多日之檢驗與調查，並經過飛機失事委員會的詳細調查，已獲得具體結論，證明這次民航班機失事的原因，不是由於氣象因素，導航因素，空中起火等要素，而是由於該機平時維護有欠周到，駕駛員措施不當所造成。……至此，多日來各方議論紛紛的航飛機失事慘案發生原因，總算向社會公開交代了。」

惟是對有關此次慘案罹難者的賠償問題，由於該美資民航空公司的決定顯然不公平，刻正引起怨怒沸騰。「聯報」對此亦有報導稱：「……該公司只允對每一喪生者賠償新台幣二萬元（約合港幣二千四百餘元）。喪生者家屬已在台灣聯合委託律師六人，向該公司提出正式交涉，表示拒領此數，同時要求合理賠償。

這些家屬，包括龍芳的妻子趙海倫，吳紹瑞的父親吳則韓，周海龍之弟周海豹，周玉麟夫婦遺屬監護人吳阿波，龍耀奎之妻吳瑞瑛，以及徐文笙，王履剛，吳良寶等多人。」

據悉，有關賠償問題引起爭議，係由於民航空公司所訂的「運送契約」規定

：「在任何情形下，製造人對每一旅客

死亡，傷害，遲誤之責任不超過十二萬

五千法郎（每法郎含純金九成重量〇·

六五分之一）或其等值。」但該公司卻不

按照契約履行，另引用國民黨交通部以

前公佈的「民用航空器失事處理規則」

，將十二萬餘金法郎變成六千餘銀元，

再轉折為二萬元新台幣。

對於民法頗有研究的人士說：依法

理民航空公司應根據「運送契約」所規定

的賠償辦法辦理，交通部以前公佈的「

民用航空器失事處理規則」，罹難旅客

並非由立法院通過總統公佈的法律，

並沒有絕對拘束能力的。

因該處理規則只是一種行政命令，

並非由法院通過總統公佈的法律，

並沒有絕對拘束能力的。

因此該處理規則只是一種行政命令，

並非由立法院通過總統公佈的法律，

說小的後前本日



「」。



不善之風，是待應而見見。
耶。如謂中一念之刻即非
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
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許
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
也。

太平天國的
女將洪宣嬌

哥洪秀全起義，表現得十分英勇，很得洪秀全器重。太平天國成立後，她見軍中不少婦女，可以勸服，起掉必輸起義成果，於是便出來組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很快就成了一支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很快就成了戰無不勝的軍隊。

並非重視，結果都吃了大虧，宣

嬌的機智多謀，驍勇善戰，在一些

消兵初時見她們只是一羣在娘子

寨的訓練時期。此外海闊蓮花寨，和平里也

「淡妝出陣，揮刀，鋒凜凜如

落哈雪，乘綵馬，鞍腰籠口銅鈸。

人筆下更見牛軛，清人嘴雪盧主

織女軍。在她的訓練下，這支女軍

刀背牌飛

二 摸豆牌有毛病
「馬鈞，別弄這些兒女態了，丈夫做事應有決策量一下，如果值得你跳海的，我決不阻攔，倘若有

一線生機，我也會替你想法解救！」

秦劍鳴說得異常鄭重，馬鈞躊躇了半響，終於開口說了：「秦兄，我們雖然很少碰頭，但因爲住隔壁，對於我和文靜之浦的爭，你也許會有點明白。今晚承蒙你援力相助，使我死裏逃生，不但如此，你老哥還這樣關懷，殷殷垂問，我怎能不剖心見呢？不過小弟本身困難太多，神仙也難挽救，說出來也恐怕徒費唇舌而已！」

他記得文繩綱，說到這裏還頓了一頓，秦劍鳴更不耐煩，促催他說：「別扭扭擰擰，說呀，馬鈞！」

「那麼我就說吧！又誰『刀刺我，我一點也不埋怨她，我只怪自己不爭氣。爲甚麼也會起心刺我呢？原因就是我未改望到別處，耳邊已經聽得秦劍鳴的笑聲了。

「哈哈，你這人真是太天！」了，虧空公敵也弄到要死要活的，真是沒志氣！」

秦劍鳴說得半響，終於開口說了：「秦兄，我們

雖然很少碰頭，但因爲住隔壁，對於

我和文靜之浦的爭，你也許會有點明白。

今晚承蒙你援力相助，使我死裏逃生，

不但如此，你老哥還這樣關懷，殷殷垂

問，我怎能不剖心見呢？不過小弟本身

困難太多，神仙也難挽救，說出來也恐

怕徒費唇舌而已！」

他記得文繩綱，說到這裏還頓了一

頓，秦劍鳴更不耐煩，促催他說：「別

扭扭擰擰，說呀，馬鈞！」

「那麼我就說吧！又誰『刀刺我，

我一點也不埋怨她，我只怪自己不爭氣。

爲甚麼也會起心刺我呢？原因就是我

未改望到別處，耳邊已經聽得秦劍鳴的笑聲了。

「哈哈，你這人真是太天！」了，虧

空公敵也弄到要死要活的，真是沒志氣！」

秦劍鳴說得半響，終於開口說了：「秦兄，我們

雖然很少碰頭，但因爲住隔壁，對於

我和文靜之浦的爭，你也許會有點明白。

今晚承蒙你援力相助，使我死裏逃生，

不但如此，你老哥還這樣關懷，殷殷垂

問，我怎能不剖心見呢？不過小弟本身

困難太多，神仙也難挽救，說出來也恐

怕徒費唇舌而已！」

他記得文繩綱，說到這裏還頓了一

頓，秦劍鳴更不耐煩，促催他說：「別

扭扭擰擰，說呀，馬鈞！」

「那麼我就說吧！又誰『刀刺我，

我一點也不埋怨她，我只怪自己不爭氣。

爲甚麼也會起心刺我呢？原因就是我

未改望到別處，耳邊已經聽得秦劍鳴的笑聲了。

「哈哈，你這人真是太天！」了，虧

空公敵也弄到要死要活的，真是沒志氣！」

秦劍鳴說得半響，終於開口說了：「秦兄，我們

雖然很少碰頭，但因爲住隔壁，對於

我和文靜之浦的爭，你也許會有點明白。

今晚承蒙你援力相助，使我死裏逃生，

不但如此，你老哥還這樣關懷，殷殷垂

問，我怎能不剖心見呢？不過小弟本身

困難太多，神仙也難挽救，說出來也恐

怕徒費唇舌而已！」

他記得文繩綱，說到這裏還頓了一

頓，秦劍鳴更不耐煩，促催他說：「別

扭扭擰擰，說呀，馬鈞！」

「那麼我就說吧！又誰『刀刺我，

我一點也不埋怨她，我只怪自己不爭氣。

爲甚麼也會起心刺我呢？原因就是我

未改望到別處，耳邊已經聽得秦劍鳴的笑聲了。

「哈哈，你這人真是太天！」了，虧

空公敵也弄到要死要活的，真是沒志氣！」

秦劍鳴說得半響，終於開口說了：「秦兄，我們

雖然很少碰頭，但因爲住隔壁，對於

我和文靜之浦的爭，你也許會有點明白。

今晚承蒙你援力相助，使我死裏逃生，

不但如此，你老哥還這樣關懷，殷殷垂

問，我怎能不剖心見呢？不過小弟本身

困難太多，神仙也難挽救，說出來也恐

怕徒費唇舌而已！」

他記得文繩綱，說到這裏還頓了一

頓，秦劍鳴更不耐煩，促催他說：「別

扭扭擰擰，說呀，馬鈞！」

「那麼我就說吧！又誰『刀刺我，

我一點也不埋怨她，我只怪自己不爭氣。

爲甚麼也會起心刺我呢？原因就是我

未改望到別處，耳邊已經聽得秦劍鳴的笑聲了。

「哈哈，你這人真是太天！」了，虧

空公敵也弄到要死要活的，真是沒志氣！」

秦劍鳴說得半響，終於開口說了：「秦兄，我們

雖然很少碰頭，但因爲住隔壁，對於

我和文靜之浦的爭，你也許會有點明白。

今晚承蒙你援力相助，使我死裏逃生，

不但如此，你老哥還這樣關懷，殷殷垂

問，我怎能不剖心見呢？不過小弟本身

困難太多，神仙也難挽救，說出來也恐

怕徒費唇舌而已！」

他記得文繩綱，說到這裏還頓了一

頓，秦劍鳴更不耐煩，促催他說：「別

扭扭擰擰，說呀，馬鈞！」

「那麼我就說吧！又誰『刀刺我，

我一點也不埋怨她，我只怪自己不爭氣。

爲甚麼也會起心刺我呢？原因就是我

未改望到別處，耳邊已經聽得秦劍鳴的笑聲了。

「哈哈，你這人真是太天！」了，虧

空公敵也弄到要死要活的，真是沒志氣！」

秦劍鳴說得半響，終於開口說了：「秦兄，我們

雖然很少碰頭，但因爲住隔壁，對於

我和文靜之浦的爭，你也許會有點明白。

今晚承蒙你援力相助，使我死裏逃生，

不但如此，你老哥還這樣關懷，殷殷垂

問，我怎能不剖心見呢？不過小弟本身

困難太多，神仙也難挽救，說出來也恐

怕徒費唇舌而已！」

他記得文繩綱，說到這裏還頓了一

頓，秦劍鳴更不耐煩，促催他說：「別

扭扭擰擰，說呀，馬鈞！」

「那麼我就說吧！又誰『刀刺我，

我一點也不埋怨她，我只怪自己不爭氣。

爲甚麼也會起心刺我呢？原因就是我

未改望到別處，耳邊已經聽得秦劍鳴的笑聲了。

「哈哈，你這人真是太天！」了，虧

空公敵也弄到要死要活的，真是沒志氣！」

秦劍鳴說得半響，終於開口說了：「秦兄，我們

雖然很少碰頭，但因爲住隔壁，對於

我和文靜之浦的爭，你也許會有點明白。

今晚承蒙你援力相助，使我死裏逃生，

不但如此，你老哥還這樣關懷，殷殷垂

問，我怎能不剖心見呢？不過小弟本身

困難太多，神仙也難挽救，說出來也恐

怕徒費唇舌而已！」

他記得文繩綱，說到這裏還頓了一

頓，秦劍鳴更不耐煩，促催他說：「別

扭扭擰擰，說呀，馬鈞！」

「那麼我就說吧！又誰『刀刺我，

我一點也不埋怨她，我只怪自己不爭氣。

爲甚麼也會起心刺我呢？原因就是我

未改望到別處，耳邊已經聽得秦劍鳴的笑聲了。

「哈哈，你這人真是太天！」了，虧

空公敵也弄到要死要活的，真是沒志氣！」

秦劍鳴說得半響，終於開口說了：「秦兄，我們

雖然很少碰頭，但因爲住隔壁，對於

我和文靜之浦的爭，你也許會有點明白。

今晚承蒙你援力相助，使我死裏逃生，

不但如此，你老哥還這樣關懷，殷殷垂

問，我怎能不剖心見呢？不過小弟本身

困難太多，神仙也難挽救，說出來也恐

怕徒費唇舌而已！」

他記得文繩綱，說到這裏還頓了一

頓，秦劍鳴更不耐煩，促催他說：「別

扭扭擰擰，說呀，馬鈞！」

「那麼我就說吧！又誰『刀刺我，

我一點也不埋怨她，我只怪自己不爭氣。

爲甚麼也會起心刺我呢？原因就是我

未改望到別處，耳邊已經聽得秦劍鳴的笑聲了。

「哈哈，你這人真是太天！」了，虧

空公敵也弄到要死要活的，真是沒志氣！」

秦劍鳴說得半響，終於開口說了：「秦兄，我們

雖然很少碰頭，但因爲住隔壁，對於

我和文靜之浦的爭，你也許會有點明白。

今晚承蒙你援力相助，使我死裏逃生，

不但如此，你老哥還這樣關懷，殷殷垂

問，我怎能不剖

